

江雪落

JIANGXUELUO
WORKS

著

喜欢一个人的心情，犹如高山大川，绵延不绝，
念头一起，就是一生。

SHI WEI YU NIAN

世味 余年

下

你的出现

是我此生最好的奇遇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江雪落
JIANGXUELUO
WORKS | 著

世味
余年

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作者简介

江雪落

JIANG XUE LUO

青春文学作家，笔下的故事缱绻深情，美好浪漫，将爱情中的喜乐与心痛，写得深入透彻。

已出版

《清风如有韵》

《假如你不够爱我》

《你一念之间，我情深一场》

《许你诺言，赠我欢颜》

《最深的爱，最好的你》

《幸好我们曾遇见》

《你的温度，我的幸福》



如手边有书
可随时阅读



官方微博：@酷威文化
投稿邮箱：kuweih@sina.com
影视版权合作：875501119@qq.com





《清風如有韻》

作者：江雪落

定价：36.00元



出版人：姚雪雪

出品人：刘运东

特约监制：王兰颖

责任编辑：袁蓉 兰瑶

特约策划：马春雪

特约编辑：马春雪 苗玉佳

封面设计：ABOOK 看书工作室
碧慧 Design 463647287

封面插画：潘冉

目 录



Chapter 17	豌豆黄和催化剂	301
Chapter 18	白粥和小绵羊	321
Chapter 19	百花宴和素描画	335
Chapter 20	老朋友，新联盟	371
Chapter 21	海鲜饭和身无分文	391
Chapter 22	家的感觉和漫食光	409

Chapter 23	龙凤寿饼和红药水	429
Chapter 24	烫伤和全醋宴	447
Chapter 25	时有欢喜，时有忧愁	465
Chapter 26	夜难眠，情难安	483
Chapter 27	糖蒸酥酪和不负初衷	501
Chapter 28	碧玉戒指和麻辣烫	517
Chapter 29	小月和拨霞供	543
Chapter 30	一杯清茶和生死情关	563

Chapter

17

豌豆黄和催化剂



谈恋爱这件事，虽然经验丰富总有额外的好处，
不过准确来说，应该是谁脸皮厚谁就占上风。

好在唐律发现及时，毕罗吃了药，又喝了朱大年亲手熬的粥，到了下午，脸上和身上的红点淡去很多。但她脸皮薄，怎么都不肯出屋，也不搭理唐律。

唐律也有邪的，两个人隔着一道门，毕罗在房间里的贵妃榻上抱着资料发呆，他在外面晒了会儿太阳，就开始念叨：“唉，看来我这录像是白弄了。也是啊，闹事的人都走了，事情也解决了，我们家大小姐这是卸磨杀驴啊！”

毕罗听他越说越离谱，忍不住说了句：“乱说什么呢，谁是驴？”

唐律的声音突然离得特别近，仿佛就在耳旁：“我呗！大小姐从回来就没给过我一个好脸，这是打算不跟我好了呗！”

毕罗冷不防被吓了一跳，转脸一看，这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门那挪到了纱窗边，贵妃榻倚着窗，她又半靠在榻上，两个人之间可不只隔了一面纱窗嘛！

唐律见她转过脸来，仍有点红晕的脸上含着薄怒，还有一点惊吓，心里又软又有点酸，这种情绪对他而言实在陌生，他来不及深想，话已经说出了口：“你说你这身体都这样了，还跟我置什么气。我有什么地方惹着你了，你说我就得了，犯得着跟小姐妹喝酒发泄吗？”

毕罗狠狠瞪了他一眼：“谁说我喝酒是为了你的？”

唐律被瞪了一眼，心里还美滋滋的，毕罗这姑娘心眼实，最不会说谎话，别人看不看得出来他不知道，但他一眼就看出来，她这是不好意思了。唐律将手在额头上搭了个凉棚：“哎，我这抱着两袋面来回跑了一千米，到现在水都没人给喝一口，太阳这么大，哎哟，我这怎么有点头晕呢……”

“你说谁是两袋面呢？”毕罗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容茵下午在家里要接的货是面粉，唐律知道了这个事，从刚才起就总拿她和面粉打比方。可那面粉大的一袋要五十斤，说她是两袋面，这，这不是说她重吗？

唐律一脸无奈：“我怎么也得将近三袋面粉了，这不丢人……”

毕罗看他眯着眼站在那，鬓角亮晶晶的，沾着汗水，又想起在诊所里看到他汗湿的背心……她别过脸：“傻站着干吗？桌上有水，自己拿。”

唐律眯着眼一笑，放下手便往房门口走。只可惜毕罗心里正别扭着，没看到他那志得意满的一笑，要是看见了，准不让他进。

唐律进了房间，也挺乖顺，先到桌边拎过水壶，连喝了三杯凉白开。他四下打量了一圈，找到了毕罗放脸盆架的地方，自己动手倒了盆水，洗了把脸，拿毛巾狠狠擦了一把，这才长舒一口气。毛巾是淡蓝色的，一角绣着两朵梅花，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这个香味唐律闻着很熟悉，一琢磨，记起仿佛毕罗身上就有这个味道，香气很淡，只有离得很近时才能闻到。应该不是香水，而是她常年用的某种洗浴用品所携带的味道，淡淡的清甜，不腻人，和她给人的感觉很像。

毕罗：“……”这个人拿着她的毛巾不撒手是几个意思？

唐律回过神，把毛巾挂回洗脸架上，朝着毕罗一笑：“阿罗，这个毛巾好香，跟你身上的味道很像。”

毕罗发觉这人的赖皮劲儿又上来了，但她不想放任两个人之间这种暧昧继续下去，于是绷着小脸说：“你刚才洗手不是也用了吗，就是香皂的味道。”



唐律抽了抽鼻子：“不一样。”

毕罗瞪他：“你来是跟我讨论香味的，还是讨论录像的？”

唐律有点委屈：“咱们不是好朋友吗？这除了正事儿，还不能聊点别的了？”

“先说正事。”毕罗发现这个人就是不能惯着，越惯着越来劲。

唐律这回也没多矫情，把自己的手机递过去：“我拷在这里头了，你从头看。”

毕罗接过手机，唐律打开的是相册界面，毕罗一眼扫过去，就发现有好几个。她不解地抬起头，唐律朝她笑了笑：“慢慢看，看完你就明白了。”

毕罗将第一个视频看完，已经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今天来四时春碰瓷儿的这个人，明显是个老手，四十来岁的年纪，穿得普通，长相普通，但从他“发现”盘子里有一只蟑螂的那一刻起，这个人就仿佛变了个样，大嗓门，气焰嚣张，一边叫嚷一边还砸了两只碟子，几乎一瞬间就将饭店里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他身上。

最先冲过来的是小楚和另一个服务生，随着动静越来越大，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快，人群攒动，朱大年也从后厨赶了来。要说这个人运气也不大好，他挑刺的这盘菜，平时都是其他厨师轮流来做，恰巧这一天是朱大年掌勺。做菜的主厨来了，后来朱时春又从毕罗这儿得到指示，让楚经理给在场的客人免单，尽快疏散人群。虽然还有一些好事的客人和熟悉的邻里街坊逗留着不肯走，但从后来的镜头来看，已经少了很多人。

工作日的中午来这用餐的，有好多是上班族，饭店主动给免单，许多人不愿意惹麻烦，更不想为他人的事耽误自己的时间，吃完饭也就很快离开了。

紧跟着唐律赶了来，毕罗从视频里看到只有一个看着很脸熟的年轻小哥站在唐律身后，另外两个人隔了一会儿才赶过来，还递给唐律一个

东西。

紧接着，唐律和朱大年耳语几句，毕罗清楚地看到朱大年面上露出几分惊讶，好像还有点生气，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那个声称从四时春的菜碟子里吃出蟑螂的中年人还在叫嚣，唐律的两个手下把桌面简单收拾了下，随即摆上一台笔记本电脑，虽然有人群挡着，但毕罗从人群和朱大年的反应来看，已经猜到笔记本电脑大致播放的内容是什么。

情势很快颠倒过来。那个中年人见势不妙想溜走，可有唐律的人看着，又在众目睽睽之下，主动找碴的人想溜走又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看完这段视频，毕罗看了唐律一眼，又点开最后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其实就是唐律让手下当众播放的那个。镜头里出现了在大堂中用餐的宾客，那个中年人也在吃饭，他吃饭的动作很慢，像是专门在等待什么，毕罗还注意到他看了两次大堂墙壁上的钟表。时针指向十一点四十五的时候，他低下头，从胸口前的衣服口袋里摸出一个什么东西，毕罗想看得更清楚点儿，但他的动作很快，拿出东西便在面前的菜碟上方一捻一抹，接着他喝了口水，重新拿起筷子，在盘子里搅和了几下，接着就叫嚷起来……

毕罗已经琢磨过味儿来，她看向唐律，神情有些复杂：“这就是当初装修时，你跟我说过的惊喜？”

唐律对她摇了摇食指：“阿罗，别这么看着我。有了今天这件事，你就应该知道，我这招不为别的，就是防着这些捣乱的人。”

毕罗口中的“惊喜”，也是当初重新装修四时春时唐律亲口对她讲的，其实就是手机里这几个视频的来源。能在四时春拍摄到这么多东西，可见唐律当时让人安装的摄像头不少。

这大概也是视频里朱大年面露不悦的原因，但今天见证了整件事的每一个四时春员工都知道，没有唐律留的这一手，四时春和朱大年的清



白不可能这么快证实，任何时候，一件明明白白的物证远比多少个人的辩白更有力量。

毕罗揉了揉额角：“我知道……我不是怨你的意思。”当初她既然肯给唐律这份自由，就是对他有着充分的信任。而唐律在安排这些人事的时候也没有刻意避开她，毕罗或多或少也能猜到一些。可这一切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直面丑陋的事实来得直接。通过今天的事，不仅印证了唐律留的这一手颇有先见之明，也说明在现今的大环境下，四时春光凭实力和光明磊落，是不足以自保的。做生意要真诚，但雷霆手段和狡猾的技巧也不可或缺。

毕罗突然想起那天和桑紫在四时春吃饭时的对话。桑紫当时问她：菜肴味道好是实力，人脉广路子多也是实力，甚至能抛开脸面做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是不是也算实力？

她当时尚且未来得及回答，唐律已经先代她表了态。

唐律为什么这样做，现在想来，其实他早比其他人先发现了毕罗软弱天真的一面。她知道世情险恶，但未曾料想到，为了竞争为了赢，有些人是能够不择手段机关算尽的。

偷菜谱、抢先召开发布会为中式古典菜代言，雇人往四时春里面安钉子，还有像今天这样找人栽赃闹场子……毕罗突然有点茫然，她此前只想着怎样才能将四时春的这份事业做好，怎样才能将外公交托的这份家业发扬光大，但现在似乎只知道做事是不足够的。没有唐律的先见之明，她甚至都没有做好充分的防备，更别提反击回去了。

唐律说：“阿罗，你用不着为了这些事心烦。”他见毕罗愁眉苦脸，几乎不用思考就知道她想到哪里去了，他突然倾身，捏了捏毕罗的脸颊，“这不是有我在呢嘛，你只管专心按照计划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就行了。”

毕罗被他突如其来的亲昵动作吓了一跳，不自在地拍掉他的手指，别开脸看向窗外：“说话就说话，少动手动脚的……”

唐律笑了一声，也不生气，凑得更近了些，仔细看了看毕罗的脸颊和脖颈：“看起来消了不少。”说着他又摸摸她的额头，“体温也下来了，好在没发烧。”

他这些关怀的话说得信手拈来，再自然不过，毕罗突然发现，自己连发脾气的立场都没有……这家伙就是个情场老手！想到这一点，毕罗心里那点别扭劲儿又浮上来，可刚才已经把脑袋转到窗子这边了，现在难道还能转回去？转回去……不就跟这家伙面对面了吗？

毕罗实在苦恼，干脆蜷起双腿，将小脑袋往膝上一埋：“我累了……”

唐律觉得她这个样子挺好玩，跟个小鸵鸟似的：“这就累了？那我的槐花饺子怎么办？”

“四时春这么多人，少不了你一口饺子！”虽然埋着头，听起来声音发闷，但不难听出毕罗这句话说得恶狠狠的。

唐律一下子就笑喷了：“行，行。你先歇着。”走到门口时，他想起什么，转过身说，“对了。咱们的美食沙龙定在下个月6号开业，我找人算过了，那天日子最好。”

毕罗一听这个倒是来了精神，但她也不好意思就这么抬起头说话，只好保持着之前那个姿势说：“嗯……挺好的。桑紫和老周知道了肯定高兴。”

唐律“嗯”了一声，心里却说，这事儿哪轮得着先跟他们说？要通知，毕罗肯定是第一个知情人。

唐律这天又在四时春打混到很晚。

晚饭是唐律和毕罗两个人一起吃的。四时春离不开人，朱大年父子俩在后厨把关，前头有新官上任的小楚张罗着，海棠小苑这两天不用开张，因此格外静谧。

晚餐是朱时春让人做好了给送过来的，怕唐律又出幺蛾子，送饭的



人经过朱时春的耳提面命，特意说：“这饺子是我们大小姐亲手包的，小朱哥煮的，小朱哥说唐少准一吃就能吃出来。”

唐律笑得见牙不见眼，也亏他长得好看，这么笑也不让人觉得犯傻，还显得比平时多了点亲和力：“回去跟小朱哥说，他这份情我领了。”这朱时春一开始的时候总跟唐律对着干，经过几次事儿之后，倒比朱大年先看出路数来，基本毕罗这边遇着什么事，他们两个都会先通个气。

唐律自诩挺坦荡，要说朱时春这样的人，性格跟他老子相似，是最不好收买的。但这样的人都能买他的账，说明什么？说明人家已经看出来，他对毕罗是真的关心。但凡四时春或者毕罗有点什么事，先跟唐律打声招呼，肯定不会有亏吃。唐律觉得朱时春这小子挺上道，心里打定主意接下来得多照应着点这小子，毕竟他想要在四时春扭转自己的口碑，朱时春算是很关键的一个突破口了。

有人听得高兴，自然也有人听得不高兴。传话的这个服务员受了唐律一声夸奖，就挨了自家大小姐一个白眼，直到走的时候都挺蒙的，他这差事……到底是办好，还是没办好啊？

回到后厨给小朱哥传话时小伙子还挺委屈的：“小朱哥，你这可不能坑我啊。我是给咱们四时春打工，光把那唐少爷哄高兴了有啥用啊？我看咱们大小姐就挺不乐意的，给了我好大一个白眼……”

朱时春拿漏勺把儿敲了一下他的脑袋：“你懂个啥！咱们肯定是向着大小姐的！你就听我的，准没错儿！”

到啥时候他肯定都要向着毕罗，不过眼下，就是瞎子都能看出来唐律对他们大小姐黏糊得紧，好几件事儿也都是他及时出面，四时春和毕罗才挺过了难关。可现在的四时春，毕老先生身体不好，对唐律的态度也挺模糊的，至少他们手底下这些人都摸不清；朱大年还有另外两位大厨，可以说对唐律成见颇深。不过想想也是，这几位都是业内的扛把子，一有本事二有资历，看人不顺眼的，且改不过来呢！剩下这些人，自然

也都看着朱大年还有自己师傅的眼色行事。朱时春看得明白，觉得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唐律如今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但他毕竟是个大少爷啊，这坐冷板凳坐久了，难免对着四时春就没有从前尽心了。哪怕是为了大局着想，朱时春觉得自己这个友好的表态也是很有必要的。

但只要这小子表现出来一丁点对毕罗不好的地方，他肯定是第一个站出来跟他杠的。

两边的算盘打得都挺精明，被夹在中间的毕罗就有点郁闷了。她一边琢磨着什么时候得找朱时春这小子谈谈话，一边对唐律说：“趁热吃，再傻笑饺子都黏住了。”

唐律夹了个饺子送进嘴巴，过了一会儿嘀咕：“好像不如上回的好吃……”

毕罗白了他一眼：“饺子是我前天包的，就在冰箱里冻了两天。”他舌头还真是刁钻，这都能吃出不同来！

唐律委委屈屈地又夹了一个：“我就说嘛……槐花吃着不如上次清甜。”

“那怎么着，我这就去厨房给你现包？”毕罗赌气，恶狠狠咬了一口饺子，吃这口她向来喜欢蘸自家调的姜醋，比市面上卖的醋味道清淡许多，还有一丝清润的甜，配槐花馅儿饺子吃最好。

“那哪行啊！你现在还病着呢！”唐律连忙放下碗拦着，哪怕毕罗只是口头说说，压根没有要挪窝的意思，“再说了，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毕罗横他一眼：“那你是几个意思？”

唐律觉得真不是自己的错觉，自从毕罗去了一趟郊区，回来之后对待自己可比最早两个人刚认识那阵还凶了。可又有点不一样，那个时候毕罗对他没有好脸色，向来冷冰冰地端着，也难为她长相这么清秀一个小妞儿，还真端得住那个架势，真遇上事了，气势还挺足。现在……唐律觉得自己大概也有点不正常，现在毕罗比当初还凶，话没说两句，就



要瞪他一眼，说话的口吻也总冲着他，可他心里怎么那么甜呢……

“我那意思就是，这槐花饺子，我还是喜欢吃你亲手包的……”唐律话说完，见毕罗又要瞪自己，连忙说，“包好了就赶紧下锅，就吃个新鲜劲儿。哪怕让我跟你一块儿包呢，我觉得也比这么的好。”

毕罗见他看着自己，伴着窗外落日的余晖，他的眼瞳里也染上了某种暖而艳的色彩。唐律的五官棱角分明，长得是好看，但不笑的时候总让人觉得有那么几分不好惹的阴沉。可他在自己面前，总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难得有像此刻这样，既没有插科打诨，却也不让人觉得冷冰冰……毕罗突然错开视线，拿起桌上的小醋壶给他碗里倒了点醋：“知道了，下次再做这个提前喊你。”

在她和唐律心里，槐花饺子这道吃食与别的食物相比，总是不同的。他闹着想跟她一块儿包饺子，想吃新鲜的，也在情理之中。这么想着，毕罗觉得脸上那阵热烫终于有消退的趋势，但终究怕被身旁的人看出什么来，干脆端起一碗白粥埋头喝了起来。

“阿罗……”

“干吗？”毕罗恼火这家伙吃个饭都不消停，左一声“大小姐”右一声“阿罗”，不肯消停。

唐律看着她，神情有点怪，唇角却高高翘起：“你吃的，是我那碗。”

毕罗：“……”她刚才走神得厉害，也没留意唐律之前是不是吃过这碗粥。

粥碗放得仓促，险些洒落，还是唐律手快，帮忙扶了一把。

唐律却因为这个姿势，跟毕罗离得更近，两个人一错眼间，都有点怔住。

为了方便毕罗休养，吃饭的桌子专门挪到了她休息的贵妃榻旁，因此她仍然靠在榻上，唐律则搬了张凳子挪过来坐。他低头看着眼前白净的小小脸孔，毕罗的皮肤近看是一种清透的白，似绢纱若水花，而她的

脸正如一朵开得正好的栀子花，白白的，嫩嫩的，还有一股不知源自何处的香。她的眉眼细细弱弱，单眼皮的眼线清晰婉约，近看别有一份绵延在眉眼间的柔美，鼻子小小的，唇却红润润的……

唐律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时候，毕罗已经反应过来，她推了唐律一把，却头一次发现眼前的这个人胸膛厚实，用力狠推了一把，他却纹丝不动。

毕罗有点慌，身体向后倾倒，用双手推着他：“唐律，再不吃你的饺子就凉了！”

这个时候谁还想着饺子啊？

不过这一声好歹将唐律喊回了神。他一手撑着贵妃榻的边沿，眉目沉沉，浸在傍晚朦胧的光线里，显出某种平日少有的沉静敛然。他看着毕罗，低唤了一声：“阿罗。”

毕罗这下不仅觉得脸颊发烫，连耳朵脖子都有一同发烧的趋势，她心里暗骂自己没出息，将那碗惹祸的白粥往唐律那边推了推，端起另一个碗埋头吃起了饺子。

凉了的饺子吃起来甜津津的，有一点腻，毕罗觉得自己说得一点都没错，槐花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一样的味道，吃在另一个人口中，却是另一番滋味。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唐律还记得那碗凉了的槐花饺子，细润的甜，微凉，那股甜味一直浸到人的心里。

好在如今天气暖和，吃点凉饺子也不算什么，况且还有毕罗的私房雪梅酿，搭配着饺子间或饮两口，只觉得唇齿清醇，回味无穷。不一会儿，两人面前的那盘饺子就见了底，且一多半是进了唐律的肚子。

“这是什么？”

毕罗斜了一眼他夹在筷尖的食物，不禁浅浅一笑：“你吃吃看不就知道了。”